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6.021

地缘文化学视域下的西兰卡普文化特征研究

宋方昊,刘燕

(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061)

摘要:近年来,地缘文化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延伸到民俗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取得许多创新性成果。在地缘文化学视域下,结合田野调查,探索湘西土家族地缘文化代表“西兰卡普”的符号内涵和形式语言,并聚焦其承载的生活实用性、符号象征性、信仰图腾性、艺术审美性等文化特征,廓清这一特殊载体所蕴含的文化共生与传承的普遍规律,可以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提供新方法、拓宽新视野,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

关键词:地缘文化学;西兰卡普;田野调查;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6-0163-07

“西兰卡普”又称为土家织锦,特指土家族女性使用传统木质腰机织造而成的一种打花铺盖,作为土家人重要的传统工艺,是湘西土家族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载体。西兰卡普主要用于土家族地区,一方面作为铺盖具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民俗文化信仰载体,应用于民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纹样构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文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其在民间生活礼仪、民间信仰活动中体现出至关重要的民俗功能。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具有“看图说话”符号功能的西兰卡普纹样,便成为土家族自己的“文字”。其中一半以上的纹样使用土家语命名,这就是一种文化共生现象。西兰卡普产生的物用基础源自湘西龙山地缘特色,而文化基础则是其民族民间信仰习俗和民间生活的积淀。随着时代发展,虽然西兰卡普的日用功能发生了变迁,但是其文化符号同这种民间手工艺一起保存了下来。

龙山县居民以土家族为主,其次为苗族,土家族大姓为田、彭、向,苗族大姓为吴、龙、廖、石、麻等。二者的民族信仰图腾符号存在明显差异。湘西龙山县土家文化是湘西地缘文化的一部分。土家人有唱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风俗,最典型的民族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和歌舞“茅古斯”,这些都是土家民族风情的组成

部分。在土家族的人生礼仪和各种民间祭祀中都会使用西兰卡普。在西兰卡普纹样中,土家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生活中总结图案符号,借物抒情,描绘出自己的理想与期盼。例如,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在摆手堂前跳摆手舞的舞者,身上所穿披甲即是西兰卡普。还有在婚礼陪嫁用品、新生儿的被面、婴儿摇篮的遮挡以及丧葬用品中,均会使用西兰卡普。这种传统生活用品是土家人执行人生礼仪活动的仪式工具,其纹样符号是民间理想观念的载体,体现出重要的民俗功能。正所谓物竞天择,西兰卡普制作技艺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它始终融入土家族人的民俗生活和民间信仰中,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的调研活动主要走访了龙山县城、苗儿滩、洗车河镇等地的西兰卡普制作家庭作坊及传习所,采访了以刘代娥、黎秋梅、叶菊秀、叶丽萍等为代表的西兰卡普制作传承人。

土家族尚黑忌白,龙山县洗车河镇的妇女平时头裹青色头巾,若家中有去世的人则要戴白色头帕。龙山县的坡脚、永顺、靛房一带常用黑色作为西兰卡普的经线,而洗车河和苗儿滩一带则比较流行使用土红色经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叶菊秀^①介绍说,她是从苗儿滩镇叶家寨搬到县城的,之前曾跟随叶玉翠学习,20世纪80年

收稿日期:2020-06-1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CCYJ48)

作者简介:宋方昊(1974—),男,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设计美学、设计人类学研究。

^①被访谈人:叶菊秀,女,土家族,湖南龙山县人,现为龙山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龙山土家织锦工艺坊副厂长。

代她在龙山织造厂工作过,1997年下岗以后便自己开办了作坊。叶秀萍介绍说,龙山县苗儿滩的民俗生活也体现在西兰卡普的应用中。土家族崇尚万物有灵、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这些精神直接反映在西兰卡普的纹样中,所以纹样涵盖草木花卉、飞禽走兽、日月云雷、山河湖水,无所不包,其中的四十八勾和台台花显露出原始崇拜和禳福消灾的愿望。摆手舞是土家族节日中的传统民族仪式活动,每个土家村寨的中心鼓楼前都有一个摆手堂,人们在这里集会,讨论一切事宜。摆手舞分为小摆手舞和大摆手舞,小摆手舞通常在一家一户的摆手堂前举行,以四十八勾作为神物来代替八部大王牌位进行祭祀活动,充分体现了四十八勾纹对于土家族民间信仰的重要性。土家人给老人祝寿时常使用福禄寿喜传统纹样。如果有人去世,丧葬仪式中要把死者生前使用的西兰卡普盖在棺材上,下葬后再将织锦带回。土家人认为,人是有来世,西兰卡普中描绘的富足生活和美好祝愿,会在逝去的人身上得到延续,象征生生不息,寄托了人们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

在过去,龙山县户户机杼,家家织锦,这种古老的织锦技术至今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西兰卡普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将其产生和发展的地域因素、社会关系与本源文化进行整体研究,发掘其文化特征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打破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壁垒,能唤起人们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同时,也有利于西兰卡普这种传统手工艺的良性发展。

一 地缘文化视域下的湘西地方文化与西兰卡普

龙山县土家文化的形成与酉水河的文化传承密不可分,酉水流域的少数民族织造历史久远,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龙山县土家织锦。酉水河位于湘鄂渝交界处,是长江支流沅江的最大支流,经湖北宣恩、湖南龙山、湖北来凤、重庆酉阳和秀山,入湖南保靖,因而又被称为土家族的母亲河。《溪蛮丛笑》四库提要:“溪蛮者,即《后汉诗》所谓五溪蛮者。《怀太子注》称武陵有雄溪、楠溪、西溪、澹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所

记诸蛮风土物产颇备,如阑干布之传于汉代、三脊茅之出于包茅山,数典亦为详瞻。”^①五溪即湘西、贵州、四川、湖北交界处的五条溪流。龙山位于湘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连接荆楚巴蜀,历史上称之为“湘鄂川之孔道”,总面积3131平方公里。龙山建县于清雍正七年(1729年),乃“辰旗”之地,因辰属龙,又印龙山层峦叠嶂,故名龙山。早在新石器时期,龙山县附近的溪口就有了土木建设的手工艺痕迹。龙山县属于山地,靠山吃山,这里土壤肥沃,属于富硒带,因此盛产农作物、药材、菌类,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龙山县居民以山地农耕为主,生产的构皮、葛麻等植物,为土家织锦织造提供了“就地取材”的资源优势。龙山溶洞众多,有乌龙山大峡谷、八面山等,素有“九溪十八洞”之说,因而早期土家纺织品也被称为“溪峒布”。在西兰卡普纹样中,台台花就体现了八面山的故事内涵。此外,人们将大自然中的生存危机变换为各种审美理想,融合在纹样中,演变为一种对生活过程的记录。

从龙山苗儿滩商周遗址中发现的石纺轮、陶纺轮、骨针等物件可以看出,龙山县及周边地区在商周时期已有织物。上古传说,土家人以槃瓠为祖先,喜好“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②。秦朝开始设置黔中郡,汉代改为武陵郡,开始以布匹为赋税,谓之“賫”。《后汉书》有:“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賫布。”^③“賫布”又称“幪布”,“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幪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④。“賫布”“幪布”即秦汉时期今湖南、重庆、四川一带少数民族缴纳的一种人头税。继賫布之后出现的一种纺织物称为“阑干布”。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载:“汉转载阑干。阑干,獠言纒,合有续织细白苧麻,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⑤此处的“娘子布”即“阑干布”,是一种白色苧麻布。在《后汉书》中记载,阑干布是一种“织成文章如绫锦”^⑥的织物,由于融合三国时期汉族染色技术,这时候已初步具有织锦的雏形。唐宋以后的一段时间是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繁荣期,随着土家织造技术的提升,织造材料不再限于苧麻和丝,又引入了棉。清代《龙山县志》中记载的苗锦:“土苗妇

①朱辅:《溪蛮丛笑》,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九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页。

②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9页。

③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1页。

④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1页。

⑤朱辅:《溪蛮丛笑》,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九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页。

⑥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9页。

女善织锦裙、被,或全丝为之,或间纬以绵,纹陆离,有古致。其丝并家出树桑饲蚕,皆有术。又织土布、土绢皆细致可观。机床低小,布绢幅阔不逾尺。”^①《大明一统志》卷中记有永顺土司风俗:“土民裔出槃瓠,身服五色斑衣。”^②“斑衣”所用材料即“斑布”,乾隆《永顺府志》引《大明一统志·湖南通志》,“《龙山县志》云:土妇颇善纺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③。明清时期“斑布”的织造方式与今天的西兰卡普已经非常相似,后来使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使得织锦图案色彩更加丰富,织造技术日趋成熟。每一种西兰卡普图案都蕴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刘代娥^④介绍了代表性图案“阳雀花”的故事。阳雀花又叫杜鹃鸟,是一种“叫春”的鸟,意思是春天来了,到播种的时间了。龙山县捞车河有个传说,一个男人讨了两个老婆,当地称大娘和小娘,后来大娘去世了,小娘就想把大儿子赶走。她想了个办法,待到快播种时,小娘让两个儿子去山上种黄豆,告诉他们谁的豆子发芽谁就可以回家。狠心的继母给大儿子的豆子是炒熟的,小儿子的豆子是生的。两个儿子到了山上饿了,大儿子的黄豆因为是熟的,所以好吃,弟弟向哥哥提议将种子交换,于是大儿子就拿生豆子播了种,自然大儿子的黄豆发芽了。当大儿子回到家,小娘问你怎么回来了?于是又让大儿子去山上寻找小儿子。此时,有一种鸟叫起来“归回呀……归回呀……”,当地谐音的意思就是有钱别讨后娘,因为“前娘杀鸡留鸡腿,后娘杀鸡留鸡肠,鸡肠挂在泥巴上,过去过来苦一场”。虽然不同地方关于西兰卡普纹样的解释各异,但是这种图必有意的表达方式承载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形成了在地缘文化基础之上的土家族人们共同建构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结构。

西兰卡普图案蕴含着十分普遍的民俗文化内涵。在龙山人生活中,无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等各种礼仪,都缺少不了西兰卡普。其图案象征含义和民俗功用充斥于龙山人的民间信仰和民俗生活场域中。当地情歌中唱的“白布帕子四只角,四只角上绣雁鹅,帕子烂了雁鹅在,不看人材看手脚”,即是指对土家女子的评价,是否心灵手巧、能否织出漂亮图案是评价土家女子的重要指

标。因此,过去龙山家家户户有织机,西兰卡普的传承是湘西妇女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土家族的审美和文化遗产正是通过这种民间物用形式发挥了文化传播和宣传教育作用。在传统仪式中,春节仪式最为隆重,期间要举行祭祀祖先的摆手调年仪式。以龙山县马蹄镇祭祀八部大王的摆手舞规模最为宏大,舞者以土家织锦为甲,表现出威猛刚勇,这是男性使用织锦的唯一场所,展现了男女同服“五彩斑斓”的历史。勾纹和万字纹是图腾文化象征的延续,因此在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中,许多纹样符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仪式作用。在湘西地缘文化下形成的西兰卡普,其文化共生特点显而易见,是土家人集体无意识的集中体现。蕴藏其中的文化符号内涵具有独特的本源文化和母题文化特色,是研究地方文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二 西兰卡普的文化特征

土家人不仅将西兰卡普当作一种生活用品,而且将其吉祥符号内涵融汇于当地民俗、道德、信仰生活中,是土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可以说,土家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造就了西兰卡普的生活实用性、符号象征性、信仰图腾性、艺术审美性等重要文化特征。

(一) 西兰卡普注重“就地取材,量才为用”的生活实用性的文化特征

西兰卡普是一种满足人们物用需要的生活用品,从手工艺传承来看,使用木作织布机与以土家妇女为主体的全手工制作的技艺沿用,形成了许多新样式和新物用方式,由此可见,传统技艺具有深厚的物用基础。织造西兰卡普时,使用的织布机是一种用牛角挑针的座上木质斜织腰机,其结构与明代《天工开物》中的腰机十分相似,因艺人将经线拴在腰上而得名。龙山的织布机较好地保持了传统织布机的原貌。在织造技术上,西兰卡普使用了通经断纬的织造方法,织锦背面织花,正面显花。在材料选择上,西兰卡普的经线以丝、棉、麻为主要原料,纬线以丝线和棉线为主。土家族西兰卡普的传承特点是只传图形不传色彩,经线主要以红、蓝、黑三色为主,纬线可随喜好选择

①《龙山县志(卷之十一)》,清同治九年修光绪四年重刊本,影印本。

②李贤等:《明一统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七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9页。

③《永顺府志(卷之十)》,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影印本。

④刘代娥口述。刘代娥,女,土家族,湖南龙山县人,2007年被文化部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色彩。不同地区人们的色彩喜好习惯不同,因而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色彩风格。虽然有的色彩对比强烈,有的色彩比较柔和,但是不同地区都注重颜色的搭配对比,即为了“显花”。西兰卡普配色的法则被艺人们总结成口诀,代代相传,如“红配绿,显不出;黑配白,那里得;蓝配黄,放光芒”,阐释了色彩搭配中的对比道理。西兰卡普的图案以白色或者黑色作为色彩的间隔,使对比较强的色彩能够很好地组成一个整体。刘代娥介绍说,结婚嫁女的人喜欢大红大绿,如果是传统土司王进贡皇上的织锦,则使用黄色较多。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多数使用棉,大户人家使用丝线,自己养蚕、纺线、染色。如今制作西兰卡普多使用蚕丝线织锦,并根据客户需要选择染色方法。

传统西兰卡普染色用的染料多出自当地的矿物、植物,有些染料使用动物的血液作为媒染剂。《考工记》中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和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①,在西兰卡普植物染色方面有着充分的体现。例如,白色是使用石灰、牛粪等物质进行浸泡和漂白,冲洗后暴晒脱色而成。红色使用朱砂、茜草或苏木染制,土红色是使用当地的红泥巴煮染。苋菜汁液能染出玫红色,紫草、狗屎苞和紫苞等植物的汁液能染成紫色。栀子可染黄色,使用椿树的树皮煮水可染橙色,绿色是用当地一种叫“黑苞刺”的小灌木熬汁并与碱灰和明矾混合而染成的。初煮纱线呈黄色,在晚上有霜、白天晴天的日子进行为期六日的反复晾晒,继而形成绿色。绿色染色有“绿布之说”,即“露布”“六布”谐音,要霜露六夜,晾晒六日,因而得名。黑色是使用锅灰或稻草烧灰在水中煮至而成。蓝色的染色则使用土靛工艺,用石灰浸泡蓼蓝叶,制作靛泥,然后用酒发酵,根据需要的颜色反复浸泡染色,靛蓝工艺最为复杂。还有一种青蓝色,是在靛蓝的基础上浸泡在猪血中,上笼屉蒸透,接着放入靛蓝颜色中再次浸泡,就能染出一种黑中带蓝的颜色。植物染分为冷染和热染两种工艺,通常需要添加石灰水和草木灰助染,添加媒染剂能达到着色的目的。民间染色的媒染剂是根据经验总结得来的,其材料来源于自然,如明矾、铁锈加醋均为生活中常用的物质。纱线的五颜六色造就了五彩缤纷的西兰卡普,这些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使西兰卡普的色彩感染力十足。不仅如此,取自于自然的植物染色还有药用功能,

如黄栀子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靛蓝是制作板蓝根的材料,朱砂和茜草也为中药成分。染过的衣物需晾晒三日才能起到固色作用,可以有效防止脱色,使染料更为稳固。传统西兰卡普在织物材料和染料的选择上,遵循“就地取材,量才为用”的原则,体现出人们注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平衡法则。

(二) 西兰卡普的符号象征性是其重要的符号文化特征

土家人认为一切纹样都代表了美好,他们将许多事物都描绘为“花”,天上有“太阳花”,会飞的“阳雀花”,地上的野兽“狮子花”“马毕花”“大蛇花”“虎头花”,想象中的“龙凤花”“小龙花”,日常实用的“椅子花”“桌子花”等,均象征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西兰卡普纹样以反映民众生活为题材,是传播和愉悦民众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寄托了民众朴素的审美理想。西兰卡普纹样题材主要包括植物、动物、勾纹、天文图像、吉祥纹样五种类型,其图形和色彩造型的“有意味的形式”凸显了土家族人们的生活观、世界观和民间信仰,纹样多用象征和几何手法,花样多连续对称。其中,动物类图案主要包括阳雀花、台台花、猫脚迹、狗脚迹、蛇皮花、马毕花等;植物类图案主要有八瓣花、六瓣梅、梭罗花等;工具类图案主要有耙架、秤钩花、豆腐架;天文图像图案有太阳花、月亮花、云勾花、岩墙花等;几何图案以勾纹最为多样,数量有单八勾、双八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和四十八勾等,象征着福寿无边,绵延不断的万字纹是常用的纹样之一;文字类图案包括福禄寿喜、一品当朝等。还有一些较为具象的图案,多代表着吉祥的语义,例如鲤鱼跳龙门、双凤朝阳、老鼠娶亲、喜鹊闹梅、土王五颗印等。西兰卡普纹样题材和图形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符号文化内涵丰富多彩。

(三) 西兰卡普的信仰图腾性是其重要的信仰文化特征

每一个村落文化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地缘文化渊源,培育了独特的西兰卡普题材内容。在龙山县捞车河西侧有一座八面山,这里有人祖传承与齐天大水相连的传说,西兰卡普中的台台花纹样就与之有关。当地民谣说:“八面山高一只船,齐天大水渡人难,兄妹成亲当堂坐,百家姓里把人传。”^②这个故事与当地《梯玛神歌》有所契合,以

^①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② 田明:《土家织锦》,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雌公雌母兄妹成亲的故事,描述了人们如何战胜洪水。台台花纹样中就蕴含着人祖的故事,其中八面山是渡人船只的象征。土家族民俗中婴儿出生时,女婿会抱着鸡去外婆家报喜,如果生了男孩,就抱公鸡,若是女孩,就抱母鸡。外婆接到喜讯,会在“望月”的时候给外孙或外孙女送上有台台花纹样的盖裙。其形制是三面围绕台台花纹样,一面不封口,黑色凹形面则覆盖盖布,使用在婴儿的摇篮上,这种形态模仿了八面山的地理分布特征。台台花还绣有虎纹图案,有辟邪的功能,以保护孩子健康成长。如果出远门,就在孩子的脑门上用锅灰画个“+”字形,并盖上台台花纹样的盖裙,以防白虎侵扰。台台花是土家族远古白虎图腾崇拜的体现。台台花盖裙中的黑色象征大水,而三面台台花的图样中,辅图为船纹和水纹,黑色是玄色,在五行属水。将此种图形组合搭配使用在婴儿摇篮的盖裙上,寄托了人们对人类繁衍的崇拜和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向往。据黎秋梅^①介绍,过去西兰卡普主要用于制作被面,当地妇女结婚的时候,陪嫁就使用这种被面。结婚使用的西兰卡普纹样包括岩墙花、椅子花、桌子花、四十八勾等,当地婚礼仪式中在床上铺上漂亮的西兰卡普,由男孩子上去滚床,来年定能生个大胖小子。

勾纹是西兰卡普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根据勾的数量可以分为单八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八勾、七十二勾等,其基本图案是勾形,勾纹由蛙纹演化而来,蛙代表着繁衍,生生不息的意思。以单八勾为例,图形由四组对勾纹组成,这种组合方式代表着天地人的丰富内涵。其中一组代表新婚夫妇与家人的和和美美,一组象征天,一组寓意地,另一组代表祖先神灵。中间的十字交叉菱形,代表着天地人神四位一体,寓意对土家新婚夫妇的祝福。八勾中环绕的是菱形箱子结构,代表富裕的意思。随着勾纹的增多,变成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八勾,愿望不断放大,寓意着好事成双、多子多福。四十八勾纹样的织锦是当地女孩子结婚时必做的纹样,以此将姑娘一生幸福的美好愿望织进花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十八勾通常使用在正式的仪式场合,例如在摆手堂前跳摆手舞祭祀的时候,只有四十八勾可以摆放在土家祖先牌位后方,因为其具有沟通神灵和祖先的作用。另一方面,制作西兰卡普的民间口诀有一句“四十八勾名堂大”,意思是指四十八勾花纹织造起来非

常繁琐,所以织出这种纹样是技术过关的标志。在调研中,我们还看到了七十二勾,勾纹的复杂程度代表着工艺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土家族西兰卡普中常用“卍”字纹作为辅助装饰纹样,“卍”字纹又叫做万字格,土家语叫做“扎土盖”。在梵文中,“卍”代表着“吉祥之所集”,象征着“万众一心,和谐共生”。“卍”和“卐”都代表着天地人三省的关系,上为天,下为地,中间的十字是人,表示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社会理想。在西兰卡普中“卍”字纹是作为一种单独纹样来搭配其他纹样使用的,在陕西的窗格以及许多吉祥纹样中,万字纹用法很多,延伸出多种形态,这与西兰卡普的万字纹有一定区别。土家人使用万字符及其基本结构“+”似乎具有某种原始崇拜的意味,实际上这种图形的使用充斥在土家民俗生活的各种细节中。万字纹象征着太阳和火,在婚嫁中除了给准备出嫁的姑娘配送西兰卡普作为嫁妆,还要用红色丝线做成十字或“卍”字贴在嫁妆上。亲朋好友喝喜酒也要在贺礼上贴上十字,可见这个符号代表着喜庆。“卍”字纹样还有驱邪的作用,在建房、祝寿、庆贺等各种活动中使用,都能起到祈福避害的效果。这些西兰卡普信仰图腾是土家人的民俗信仰载体,西兰卡普的信仰图腾性是其重要的信仰文化特征。

(四) 西兰卡普的艺术审美性是其重要的艺术文化特征

由于织造采用通经断纬、反面织造、正面显花的工艺挑织而成,其纹样色彩搭配斑斓绚丽,富有独特的装饰意味。人们在西兰卡普纹样中记录生活的状态,用工艺技法描述生活中的审美理想。例如椅子花是人们家居用品的再现,纹样色线达到十几种之多,且交叉纵横成色彩斑斓的图案,工艺十分繁琐,因此又有“四十八勾名堂大,不如岩墙椅子花”的说法。椅子是山地农耕家庭常用的生活器具,配以八仙桌使用,常见材质为木头和竹子。方形代表着椅子,四张椅子围绕着万字纹,就像土家人围坐在火塘边一样,是一种生活情境的平面化,这种表现手法与山东菏泽鲁锦中的“八仙桌配牡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龙山椅子花的中心是用万字纹间隔的,万字纹象征着家庭的中心“火塘”,而山东鄄城土布“八仙桌配牡丹”纹样中心是代表富贵的牡丹。另外,西兰卡普中还有桌子花、船船花、桶桶花、梭子花、背篓花、窗格花等以生活器具命名的纹样,体现出土

^①被访问人:黎秋梅,女,土家族,龙山县苗儿滩的六合村黎家寨。省级传承人,第一个筹资创建了民间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

家人的生活状态。在今天,这些装饰纹样被赋予了审美符号的特征,被设计师抽离并转换到各种载体上,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功能。西兰卡普纹样是人化的,因为它融入了土家族的民间理想和生活空间;它又是神话的,因为它可以沟通天地人,作为人与祖先、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寄托了人们的美好理想。西兰卡普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形式构成因素和艺术样式,更重要的是其所传达的生活意识和民俗文化价值。

三 西兰卡普对于湘西地缘文化的传承

西兰卡普是湘西地缘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古老的织造技艺,从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传承,到当代向以传习所为中心的社会传承方式转变,较好地得以保存。西兰卡普不仅是一种女红艺术,而且是女性婚姻、家庭的基础,是土家女性造物的典型代表,反映出湘西土家妇女的文化遗产和生活形态。其丰富的纹样内容记录了土家人的生活方式和造物观念,除了风雨雷电自然形态,还包括椅子花、岩墙花、桌子花等传统造物形式;西兰卡普纹样中台台花、万字纹等几何纹样象征了湘西龙山地域文化和人祖故事传说,是湘西文化的图像符号。西兰卡普纹样的形式语言和色彩象征是土家艺术的浓缩,成为非常重要的地缘文化符号。与西兰卡普息息相关的民俗文化场域是这种古老手工艺的生活语境,是其绵延不绝的文化根基。如今的西兰卡普以非遗传习所和家庭作坊等形式传承,传承途径更加多元化。许多习俗仍然通过图案内涵与生活仪式联系在一起,使具有表意性和实用性的西兰卡普传承至今。

西兰卡普对于湘西地缘文化起到了文化传承、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在传统生活中,西兰卡普依托母女、姑嫂关系的女性群体而传承。清代以后,随着棉花的推广种植,纺织业得到发展,西兰卡普作为一种家庭副业得到快速发展。过去龙山县许多土家族女子在约10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母亲学习这种手工织锦,作为陪嫁物品的土家织锦是检验姑娘手艺巧拙的标志,因此在出嫁前一两年,姑娘们会放弃其他工作而专心织锦。西兰卡普纹样符号反映了女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和文化遗产的关系,象征着女性对于生活的美好期盼。即使在雍正七年清朝改土归流以后,男女服饰开始分化,男士改穿满装,妇女上着满装、

下着本民族八幅罗裙,妇女的着装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仍保留了民族传统特色。清嘉庆年间的《龙山县志》中就有“土妇善织锦。裙被之属,或经纬皆丝,或丝经棉纬,挑刺花纹,斑斓五色”^①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兰卡普的形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1957年西兰卡普被以单一民族类型命名为“土家织锦”。1960年的斜织腰机与汉墓出土的斜织机十分相似,1979年花垣县床单厂将斜织机改成水平宽幅的织机,从此西兰卡普突破50×150 cm的尺幅,能够织出140×200 cm的宽幅《锦地大刺花》,《锦地大刺花》被国家民族文化宫收藏。在1984年成立“民族织锦厂”以后,来自龙山县苗儿滩的叶玉翠被聘请为土家织锦技术顾问,先后培训了100多位女工。1996年,民族织锦厂解体,织女们回到家中,一部分人开办了自己的织锦厂或作坊,少则30台织机,多则近百台织机,至今仍有60个左右大小不同的作坊,这些作坊以民间手工艺作坊的方式继续传承。2002年龙山里耶秦代遗址中再次发现了纺织器和军服类编织物,证明当时洞庭郡的纺织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发达。2006年5月,土家族织锦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土家族西兰卡普的传承方式以家庭作坊式和传习所为主,已实行了国家级传承人和省级传承人分级管理制度,从而规范了传承方式,保证了传承的有序性。据刘代娥讲,传统西兰卡普纹样有120多种,这些纹样现存于湖南省非遗传承中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供人们参观和研究。黎秋梅认为现在制作的主要类型是传统纹样,足见传统纹样一直深受市场的喜好。如今西兰卡普不局限于传统的打花铺盖,在服饰上也有所创新,如被制作成披肩、服饰装饰等。另外,在纺织技艺上不断推陈出新,例如叶菊秀创造的双面织锦形式,克服了传统织锦正面显花、反面杂乱的效果,织锦在双面都呈现出清晰规整的图案。省级传承人叶丽萍于1997年从“民族织锦厂”下岗回家,开办了自己的西兰卡普作坊,她的家中珍藏了很多从厂子里带回来的花样,这些花样有些是传统样式,有些是厂子成立以来的创新产品,能够展现出西兰卡普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风格变迁。

当前西兰卡普的传承方法、传承主体、传承空间和民俗文化传播场域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传承方法上,以家庭作坊和传习所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集体培训,使传统手工艺进入产

^①《龙山县志(卷之七)》,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影印本。

业化发展模式。在传承主体上,以各级传承人为主体的传承方式,与过去的母女传承方式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以集体教育方式的传承更像是家庭作坊。在传承空间上,以集体工作和个体定制的方法进行管理,保证了织锦质量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要求,能够实现产品手工批量化生产。尽管当前土家族婚丧嫁娶等礼仪中,西兰卡普依然承担着民俗功能,在民众间依然能获得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身份感和情感互动,但是在当前人们生活场域的个体化面前,文化交流的方式已经与传统生活有所不同,文化交流出现间断,因此年轻人对传统西兰卡普的认识存在明显不足。当今龙山县已经不是往日闭塞的小镇,因资讯发达和产业发展已经步入了现代化轨道,民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生态遭到破坏,民俗文化 with 群众生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二元对立。发掘西兰卡普的民俗文化价值,对弥合这种二元对立,建立和谐的现代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兰卡普文化价值的挖掘与传播,能起到构建民族心理结构、提升文化认同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加强文化符号和文化特征的挖掘与研究。在传承方式改变的情况下,建立新的传承规范,变革教育方式,制定合适的教材,挖掘和整理传统样式,是延续西兰卡普文化内涵与工艺特征的保证。同时,我们应该遵循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在产品样式和功能的开发上寻找更多的机遇。作为民俗产品的西兰卡普,在传统文化符号的挖掘和改善方

面,应该注重与现代文化生活需要相结合,发掘更多的可能性。在传播渠道上,以媒体融合为依托,借助新媒体的宣传方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联结高端定制与市场化批量生产,使手工艺与物联网实现更多形式的融通,使产品销售模式更加多元化,为西兰卡普的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总之,地缘文化是一个地方区域发展的软实力,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建立地方文化品牌,发展地域文化产业,是一个地方区域发展的重要法宝。西兰卡普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或者作为一种普通家庭产业而发展,而应作为地缘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加以发展。只有挖掘适用于当下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产品模式和传播形式,借助于互联网和各种传播平台,延伸文化传播通道和销售渠道并结合旅游开发,才能带动西兰卡普产业的发展。西兰卡普的形式语言和艺术样式中蕴含着整体文化生态和民族信仰,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以西兰卡普中纹样名称命名的地点所体现出的文化共生现象,是地缘文化生态整体的组成部分,说明了西兰卡普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文化纽带作用。西兰卡普不是一种单纯的民艺产品,而是一种具有民俗文化功能的实用产品,其中蕴含的民间造物形态特征、象征符号语言体系以及其民俗文化传播场域的持续性,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应在地缘文化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兰卡普进行更加广泛的发掘和利用。

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Xilan Kap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culture

SONG Fang-hao & LIU Ya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geo-cultur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has obtained many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by extending to the research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cul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mbol connotation and formal language of Xilan Kapu,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geographical culture of Tujia people in western Hunan. To clarify the universal law of cultural symbiosis and inheritance contained in this special carri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i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ife practicability, symbolic symbol, belief totem and artistic aesthetics. It puts forward new methods and broadens new horizons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folk culture, which is helpful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geo-culture; Xilan Kapu; field investigatio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责任校对 游星雅)